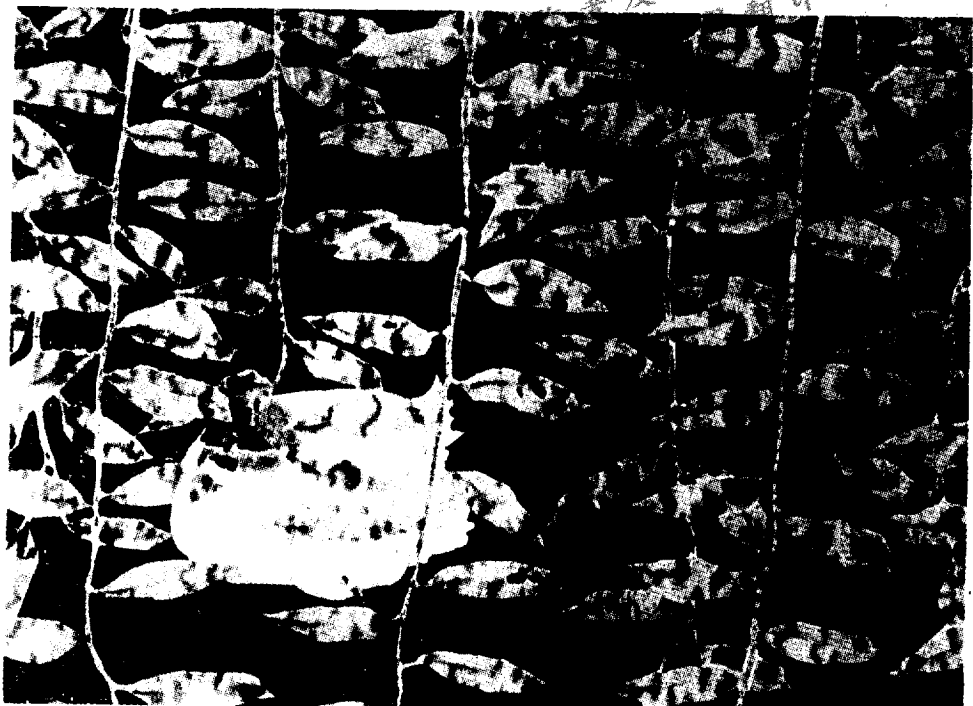


香港及報社所



香港·作為小說的主人公

讀劉以鬯先生新出版的長篇小說《島與半島》

■艾曉明

假如要問，甚麼是好小說，就我個人的體會而言，應該是有好的想法兒、好的感覺、好的語言。有時，只要看其中的一好，便也值得讀了。而有的作家，確實就是在某一項上表現出他的特長。或者有人會問：那麼人物呢？故事呢？這不都是小說的要素嗎？

是的，也許是。可以說，歷來的小說理論是那麽教人的。可是我亦以為這麽教人也可能把人教進了誤區。人、故事，是從哪裡來的呢？許多作家的創作經驗表明，它們是在寫作過程中逐步成形、成長、完成的。它們最初就是來自某個想法兒，某種感覺，而它們之具有了小說的魅力，又依賴語言——小說家的敘述和人物對話的風格。小說家中最難的，也許最教人驚嘆的——我常是為此驚嘆的——是想法兒。我看香港女作家西西的小說，如「哀悼乳房」如「剪貼冊」中的部分作品，如「候鳥」或「我城」我常常驚嘆，作家的想法兒。某種與眾不同的運思方式，極其自由、開闊的聯想；在讀者面前，她打開一扇窗戶，你從窗戶望出去，望見平常的風景，你會面熟，或以為了解的風景變得平常，許多細枝末節有了新的意義，你不禁奇怪，她是怎樣讓我們發現了這種隱藏的、以前未曾留意的新意呢？「島與半島」是另一類型有想法兒的作品。

這本經過歷屆新出版的舊作與劉以鬯先生近年的若干新作，如短篇小說「黑色裡的白色、白色裡的黑色」、「盤古與黑」、小說「追魚」一樣，貫穿了某種實驗精神。順便說到，兩篇與「黑」相關的小說，在排字、版面設計上的新處理，讓人強烈地感染了老作家重心靈活創作狀態。他打破白紙黑字的這一恒定的排版習慣，讓文字、版面圖像化，使白紙黑字與黑紙白字交插，切割出不同的文字空間；他又讓同一個字或重複循環，或由不同的字體堆砌成一個個塊圖

案，使這類變化暗合，並重新闡發語言敘述內容。這對發揮小說作為文字藝術的潛能，提供了成功的經驗。「島與半島」是部長篇小說，它尤其體現了劉以鬯先生在名作「酒徒」、「陶器」這類長篇小說中甚為用力的方面。作為一部社會寫實作品，它記錄了1973年—1974年間香港的社會生活變動；但重要的是，它的寫實與紀錄不同於傳統方式。許多寫實小說致力於人物、故事，社會生活是背景，人物故事是主幹；「島與半島」中人物、故事不豐富，也沒有一個來龍去脈，疎於圓滿的發展過程，人物與故事的功能毋寧說更在於構成一個框架，甚至更極端地說，構成一個背景，由框架和背景中推出的是由小說標題揭示的——島與半島；香港，是這部小說的主人公。

這便是小說家令人稱奇、引人入勝的想法兒。我們因此發現，城市，它是流動的空間，起伏跌宕的社會，是一些制度、會所、潮流、生活方式、價值與人羣衝撞的區域，它有自己的歷史、意識、心理、個性和生存的狀態。作家環顧這個洶湧、嘈雜又擁擠的生存空間，他從一個城中如恒河沙粒般的普通市民的眼睛裡對它作出描述，為它某個特定歷史時期的形象，作了一篇編年體式的記載。

這種寫法令人想起美國作家多斯·帕索斯的小說，我看過他「美國」三部曲之一「北緯四十二度」。多斯·帕索斯在同一個時間平面上區分出不同的描寫空間，他恐怕是最早以新的手法發掘小說的寫實功能的家。他以不同的敘述方式，風格來寫某個社會區域裡的事件、人羣、作家的內心感受，又讓這些不同的敘述並存於一部小說中，彷彿同時寫著三部小說那樣。他這樣作的想法兒是，小說的主人公是美國。你看完了，就不禁要同意作家的想法兒：這才是美國，只有這樣寫。「島與半島」沒有「美國」那麼複雜的敘述線索，它好像更注重記事，記下那個危機四伏的年代種種突發性的社會現象和問題，記下它對

香港市民生活帶來的影響，記下那個年代香港人的心理恐懼。它從這個角度為香港作傳。由於觀照的中心是香港都市本身，因此它選擇素材的另外一個特點是讓大量非故事性的新聞式敘述進入小說，這種敘述方式增強了小說的記實感，它在全書中以異體排字與正文的故事性敘述區分開來。「北緯四十二度」中也有這樣的內容，但比較規範化，是一個排列有序的敘述塊，由「新聞短片」這一標題統括，分別插入另外幾個敘述塊裡。而在「島與半島」這類異體排字的敘述中，又可再分出若干類型，如新聞摘要、輯錄、由新聞引起的聯想、對話、獨白；社會特寫，類似新年有感的小品文、日記。看似零散、破碎的事實羅列。但是，由於作家的處理，如縮寫、不斷的重複、大量的排比句，從而起到引起思索或強化觀感的目的。如書中第12章，通篇都是「警方說」與犯罪事實的對照，各自都只有幾句話，類似一句話新聞的方式，前者重複不變，後者不斷變化，用語極簡練，反諷極強烈。作品為七十年代在世界性經濟衰退影響下香港社會經歷的種種動盪、股市大跌、物價飛漲、搶購風潮、治安混亂、打劫成風……沙凡一家如風浪中顛簸的帆船，慘淡經營，終於仍不免生活無着。在最後一章，最後一句「被解僱的沙凡」裡，這家人和這個城市經歷的危機達到一個極點。整本書便是由一個普通家庭裡人物的感受和通過媒介反映出來的城市的震顛傳達出越來越迫人的危機感，這便是小說中的香港，那個年代的香港。

假如一個城市沒有為它作傳，產生與它的特定狀態相依存的出色作品，就好比，巴黎沒有「巴黎聖母院」、北京沒有「四世同堂」，那個城市是可悲的；它沒有自我、沒有被體驗和觀照、沒有被批評，它因而就不會成為被珍視的對象，成為文化的存在，成為傳統和可驕傲的精神財富。在這一點上，香港真值得驕傲，在西西的「我城」、「浮城志異」、在也斯的「剪紙」、在施叔青的「維多利亞俱樂部」、現在，在劉以鬯先生的「島與半島」中，它擁有了自己的傳記和肖像。當然，這裡列出的作品只是舉例而言，並非，也不應該僅此而已。

香港市民生活帶來的影響，記下那個年代香港人的心理恐懼。它從這個角度為香港作傳。由於觀照的中心是香港都市本身，因此它選擇素材的另外一個特點是讓大量非故事性的新聞式敘述進入小說，這種敘述方式增強了小說的記實感，它在全書中以異體排字與正文的故事性敘述區分開來。「北緯四十二度」中也有這樣的內容，但比較規範化，是一個排列有序的敘述塊，由「新聞短片」這一標題統括，分別插入另外幾個敘述塊裡。而在「島與半島」這類異體排字的敘述中，又可再分出若干類型，如新聞摘要、輯錄、由新聞引起的聯想、對話、獨白；社會特寫，類似新年有感的小品文、日記。看似零散、破碎的事實羅列。但是，由於作家的處理，如縮寫、不斷的重複、大量的排比句，從而起到引起思索或強化觀感的目的。如書中第12章，通篇都是「警方說」與犯罪事實的對照，各自都只有幾句話，類似一句話新聞的方式，前者重複不變，後者不斷變化，用語極簡練，反諷極強烈。作品為七十年代在世界性經濟衰退影響下香港社會經歷的種種動盪、股市大跌、物價飛漲、搶購風潮、治安混亂、打劫成風……沙凡一家如風浪中顛簸的帆船，慘淡經營，終於仍不免生活無着。在最後一章，最後一句「被解僱的沙凡」裡，這家人和這個城市經歷的危機達到一個極點。整本書便是由一個普通家庭裡人物的感受和通過媒介反映出來的城市的震顛傳達出越來越迫人的危機感，這便是小說中的香港，那個年代的香港。